

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

吴子

兵法之瑰宝

韬略之精髓



华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

吴

马

编文：友今维巍

绘画：韩亚洲 刘永凯 刘炬

兵学之瑰宝

韬略之精髓

• 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 •

书名： 吴子

编文： 友今维巍

绘画： 韩亚洲 刘永凯

出版者： 华艺出版社（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刷者： 解放军7228工厂

发行者： 华艺出版社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125

画页： 115

字数： 43千字

版次： 1992年8月第一版

印次：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ISBN7-80039-520-0/J·117

定价：3.80元

出版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论在政治、思想、军事、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创造，在世界文明史上名重位尊。特别在军事领域，更是异彩纷呈，经历过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出现过许多军事家、著名将帅，有许多著名的军事典籍，有许多战略、战法、韬略、计谋，有许多军事史上光辉夺目的创造、发明和奇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继承和发扬古代的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是我们在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中，帮助广大青少年朋友和解放军、武警战士学习历史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增强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目的，我们从现存的上千部古代兵书中选择了用兵韬略方面最突出的《武经七书》、《孙膑兵法》、《百战奇法》、《兵经百篇》等十多部兵书，用漫画的形式将古人的智慧展现在读者面前。

韬略，即计谋、筹策、战略、策略等的总汇。古代兵学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这里所说的韬略，就是兵权谋所包括的谋攻、庙算、诡道、用奇、应变、用间等智谋。智是谋的基础，谋是智的升华，二者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智谋双全，足智多谋，造就最高明的将帅，是可以做得到的，但都必须会运用韬略，善于龙韬虎钤。打开中国古代战争史，诸如围魏救赵、远交近攻、假道伐虢、背水一战、三鼓而竭、增灶退敌、减灶胜敌、暗渡陈仓、空城计、以斗量沙、擒贼擒王、走为上计等，都是运用韬略的典范。同时，古人在用兵当中还出现过孙武吴宫教战、吴起嘴吮毒疮、田忌赛马等为世代传为佳话的故事。所有这些都会在这套漫画丛书中活灵活现地反映出来。广大读者可以在茶前饭后的稍许时间内，打开漫画，既是艺术欣赏，又可以从中获取智慧，受到启迪，使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大展宏图。

为了出好这套漫画丛书，我们聘请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长期从事古代兵法研究的专家吴如嵩做顾问，并请他为这部丛书写了序。脚本是由军事理论水平较高并富有军事实践经验的同志，根据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专著改写而成的。绘画是擅长画古代内容的知名画家完成的。在此，我们谨向他们和其他为这部丛书的出版作了努力的同志深致谢意。

华艺出版社

1991年9月

序

在当前的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阵地——军事谋略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并有从军到民,从学者群扩展到千家万户之势。《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便是顺应这一文化趋势,为青少年朋友和解放军、武警战士同志们出版的一套系列著作。

其所选之书,都是诸如《武经七书》、《孙膑兵法》、《百战奇法》、《诸葛亮用兵韬略》之类兵学名著。把这些艰深的古代兵书变为当今青少年所喜欢阅读的漫画著作,要做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真正能让他们从中领略古人的用兵韬略、智慧之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华艺出版社与编绘者们通力合作,这套丛书将陆续问世。我高兴地向读者推荐,它展示给我们的将是祖国灿烂文化中的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珠玉。

是为序。

吴如嵩

1991年6月25日

顾问：吴如嵩
主编：孙 波
副主编：杜建业 孔德骐
编 委：孙 波 杜建业
孔德骐 林 锋
兰 波

目 录

出版前言	(1)
序	吴如嵩(3)
《吴子》是谁作的.....	(1)
《吴子》是什么时代的作品.....	(8)
《吴子》的军事思想述要	(20)
<hr/>	
吴起这个人	(41)
《吴子》兵法	(63)
图国第一	(65)
料敌第二	(79)
治兵第三	(97)
论将第四	(116)
应变第五	(126)
励士第六	(147)

《吴子》是谁作的

《吴子》的作者是谁？要简明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实有困难。历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实际上反映出两种观点，即《吴子》的作者是吴起还是后人伪托，是真书还是伪书？这里，我们只是根据史料和《吴子》一书的内容，进行初步分析。

首先是，吴起撰写过兵书，很早就有记载。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著名思想家韩非（公元前 280?—前 233）在他的著作《韩非子·五蠹》中写道：“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由此可知：早在韩非子在世的战国末期，吴起的兵书就同《孙子》一样，流传得很广泛。西汉时期的大史学家司马迁（约前 145 或前 135—？），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评论中记有“吴起兵法世多有”的话，也说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早存有吴起的兵书，而流传很普遍，这部兵书可能就称《吴起兵法》。

其次，《吴起兵法》有多少篇，都是些什么内容？司马迁在“吴起传”中，都没有述及。直到四百多年以后，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公元 32—92），在其所编修的《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才较明确地著录：“吴起四十八篇。”这里所说的《吴起》，显然指的就是《吴起兵法》。因为班固在《汉书》刑法志

以及列传中多处把“孙吴兵法”并提，这和韩非所说的“孙吴之书”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在汉代《吴起兵法》或称《吴起》的篇数较多，可以想象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

其后，《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吴起兵法》一卷。这说明，《吴起兵法》从西汉直到隋、唐仍流传于世，但记载上称卷、称篇有所不同，至于“一卷”与“四十八篇”在编排和数量上是什么关系？无从查考，也许在流传过程中篇目、内容有所亡佚。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连年，兵荒马乱，《吴起兵法》有许多内容佚失是完全可能的。

在《宋史·艺文志》兵家类中，著录吴起《吴子》三卷。《吴起兵法》已称为《吴子》，而且肯定《吴子》的作者就是吴起。这里著录的《吴子》三卷，与《隋书》、《唐书》著录的《吴起兵法》一卷，在卷数上各有不同，“三卷”与“一卷”的变化，也无从查考。据宋代学者王应麟（字伯厚）的考证说，《吴子》“今本三卷六篇，图国至励士，所阙（缺）亡多矣。”这表明到宋代《吴起兵法》已大部分亡佚，留传下来的三卷六篇只是一小部分了。

再次，《吴子》是《吴起兵法》在流传过程中多次经后人整理，包括加注、校勘、重新编排，甚至进行一些增删修饰。对此，虽然没有直接的、足够的史料佐证，但从有关史料和《吴子》的内容看，都有所反映。例如，《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均载明贾翌（三国魏姑臧人）对《吴起兵法》作注；郑樵（宋莆田人）的《通志》载录孙镐作注。《宋史·艺文志》兵家类载明朱服（字中行，朱临之子）校定《吴子》二卷。

晁公武(宋钜野人)《群斋读书志》载录唐人陆希声(号居阳遁叟)对《吴起兵法》进行过分类编排。宋代的类书《太平御览》中记载有：“吴子曰：‘凡行师越境，必审地形，审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败矣。故军有所至，先五十里内山川形势，使军士伺其伏兵，将必自行视地之势，因而图之，知其险易也。’”这一大段文字的文笔和内容与《吴子·料敌》篇中的有关文字很相近。这很可能是在传抄《吴起兵法》时被遗漏的内容。另外，在《吴子》中，也有些内容显系后人所添加。如“图国”篇的第一段中，对吴起战功的记述，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钩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这段文字从语气及文意的表达上，似是后人褒扬吴起为魏国所建树的战功，以此证明吴起论兵主张的正确性。再如“励士”篇最后一段的记述，即“先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这段文字从语气及内容上看，显系后人追记吴起率军与秦军交战以前所下达的命令和对将士提出的要求，并非一般谈论军事的内容。还有，《吴子》中在人称的使用上，大多称“吴子”，但有的地方又称吴起或起，这也表明不是吴起自书的语气，显系后人所为。《吴子》的文字也比较通俗易懂，很可能是后人多次加工润色的结果。

再就是，《吴子》不是后人所托的伪书，而是具体反映了战国时战争特点的兵书。宋代的一些学者，如晁公武、高似孙、王应麟、陈振孙(安吉人)、施子美等，明代的宋濂(浦江

人)、王阳明(1472—1528,即王守仁),以及一些考订、注释家也都认为《吴子》为吴起所著;胡应麟(明兰溪人)虽怀疑而揣测为战国时人根据吴起的军事言论编辑而成书,但仍认为“非后世伪作”。

至清代,才有学者认为《吴子》是伪书。如姚鼐(桐城人)说,魏晋以后才以“笳笛”为军乐,吴起不可能说出“笳笛为节”的话。姚际恒(仁和人)认为《吴子》论兵肤浅,书中有“屠城”的话,并用“礼”、“义”等字,“自是伪托”。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则认为,《吴子》书中所说的“器物”,都是当时不可能有的。因此该书为“六朝人伪托”。梁启超(1873—1929)也认为《吴子》是伪托。郭沫若则说,《吴子》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语是抄袭汉代人记述的《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中的,不是吴起那时能使用的,因此认为《吴子》是“西汉中叶时人”伪托的。

我们认为,《吴子》为战国前期的吴起所著,是可信的。主要理由是:

其一,从史料著录《吴子》的沿革考察,说该书伪托,并没有提出充分根据。前文已经叙及,早在战国末就流传得很普遍,西汉时仍风行于世,《史记·卫青列传》中说:“天子(指汉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东汉班固的《汉书》中又多处著录“孙吴兵法”,直到南朝的史学家范晔(398—445)在《后汉书·冯衍列传》中还提到东汉大将军鲍永(鲍宣之子)“观孙吴之策”,即阅读孙武、吴起的兵书,证明《吴起兵法》在东汉时不但未失传,还受到军事家的重视和运用。可见从

战国末直到东汉均有《吴起兵法》传世，不存在“西汉中叶时人”伪托的问题。这也就否定了“六朝人”伪托的问题。

其二，考证《吴子》一书中所提到的“器物”，是否在战国时代就有，首先必须根据史料来进行分析判断，当无古籍明确记载时，就很难加以准确推断，若地下新出土这方面的“器物”，那就是很有力的佐证。例如《吴子》中的“笳”，杜佑（735—812）的《通典》在叙“前代杂乐”时记载说：“应劭汉卤薄图，唯有骑执笳，即笳也。”战国末或秦汉间成书的《六韬》中也有“夜则火云万炬，击雷鼓，振鼙铎，吹鸣笳”的说法。这说明汉代或汉以前，“笳”已在军中出现，并非姚鼐所说的魏晋以后才以笳笛为军乐。而《吴子》中所提到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兽”之说，不但见于《曲礼》、《淮南子》，也见于其他古籍。1978年夏，在湖北随县出土了一件战国初的漆器。这件漆器上面就有二十八宿的名称，还绘制有与之相对应的青龙、白虎等图像。这一文物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四兽之物”的起源、配以方色，不仅是在战国初，甚至是更早的事了。可见，以“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为论据，断言《吴子》是伪书，就很难成立了。

其三，今本《吴子》中有些内容，与吴起有关的史料记载相吻合。《史记》中记载吴起曾在他的老师曾子（即曾申，曾参之子）门下受业，而曾子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家，说明吴起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吴子》在论述治军时，又大都谈到“仁”、“义”、“礼”、“教”等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这是事实。但是，《吴子》使用的儒家思想的一些概念已失去它原来

的含义，而赋予了法家思想的新内容，这与吴起以后又成为法家学派著名代表人物的法家思想相符合。《吴子》主张“以治为胜”，强调明法令，重刑赏等，与《史记》记载的吴起“明法审令”，“废公族疏远者”等法家思想相吻合。《吴子》“图国”篇中论及道、义、理、仁等“四德”时说：“修之则兴，废之则衰”，以及“战胜易，守胜难”的观点，与《史记》中记载的吴起强调“在德不在险”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吴子》“治兵”篇中论及对待士卒要“与之安，与之危”，要如同“父子之兵”。这与《史记》中司马迁说的“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的施恩于士卒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些都说明了《吴子》较真实地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不是后人伪作和编造得了的。

其四，今本《吴子》中的有些内容，在汉以前的其他兵书中已有所反映，这就表明《吴子》成书的时代性。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的内容看，就继承了《吴子》的某些思想。例如，《孙膑兵法》中齐威王（？—前320，田姓）问曰：“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膑答曰：“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这与《吴子》“论将”篇中，武侯与吴起的问对内容及表达方式都大体一致。《尉缭子》兵法中除保留了今本《吴子》的某些佚文外，有些段落的意思也来源于《吴子》。成书稍晚的《六韬》还引用了《吴子》的原话，如“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其中只有个别字不同。

其五，我们认为今本《吴子》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战国

时期的战争特点与吴起的军事思想。吴起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积极支持和参加变革的代表人物，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正因如此，吴起才能够从政治与军事的全局出发，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图国方略。《吴子》“图国”篇中提出的“简募良才”，并主张“选而别之，爱而贵之”，对他们加官晋级，优待他们的父母妻儿，正反映了当时在征兵制基础上以募兵作为骨干的兵役制度。这时期，各诸侯国军队的兵种都以步兵为主，骑兵、车兵为辅。《吴子》“治兵”篇中，强调驯养好战马就能“横行天下”。他已看出骑兵将成为重要的作战兵种。在“应变”篇中论述了要“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来攻击强敌的战法；在“励士”篇中，再次论述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特点。当时各诸侯国军队的基层编制往往和地方行政乡、里户籍编制相一致，即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吴子》“治兵”篇提出“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也正反映了这一史实情况。

总之，今本《吴子》三卷六篇很可能不是原本《吴起》的全部内容，说它是后人伪托的根据并不充分；把它看成为《吴起兵法》（或称《吴起》）留传下来的部分内容则是妥当的。《吴子》兵法在流传过程中虽经后人多次整理，直到宋元丰年间才定型为宋本，一直流传到今，《吴子》仍较真实地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所以说《吴子》的作者为吴起是无疑的。但也不能抹杀后人在《吴子》流传过程中进行整理所作出的有益的贡献。

《吴子》是什么时代的作品

从公元前 475 年至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原，通称为中国史上的战国时期。从春秋到战国，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军事等领域，都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吴子》兵法，就产生在这个极不平凡的历史时代的前期。

(一) 战国前期封建经济的发展

任何时代新的军事思想、理论，都是该时代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军事领域的反映。从春秋末到战国前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人类文明的“英雄时代”即铁剑时代，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牛耕方法也得到普遍推广，大片的荒地和森林得到陆续开垦，耕种面积不断扩大。伴随铁农具逐步发挥的巨大作用，人类可资骄傲的是水利灌溉事业、农田管理水平、耕作、施肥技术都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农业产量大幅度地提高。例如，战国初期魏国农民的生产量，一亩田（约今三分之一亩），一般年成可生产粟一石（约今五分之一石）半；若是丰收年景可收获六石。当时只具有

一般耕作技术的一个农夫，耕种一百亩田，可养活五口之家；若是耕作技术高超的农夫，精耕细作一百亩田，可养活九口之家。从这里可窥见到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之一斑。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铁给手工业者提供了一种比石头、青铜更为坚固、锐利的工具。铁普遍使用于手工业的各个行业和各个不同的作坊，大大促进了冶炼、建筑、制陶、皮革、煮盐等手工业的发展和手工工艺技术的提高，出现了有和小农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有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封建诸侯国的官营手工业，还有民营的某些大手工业。战国时手工业的分工比较细致，手工产品的品种繁多，数量剧增，其质量也比春秋都有显著提高。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迅猛发展，早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也活跃起来了，新兴的城市不断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日益增加，民众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城乡人口逐渐增加，人口密度也显著提高。当时中原地区诸侯国的总人口大约有两千万人。

战国前期封建经济的发展，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兼并战争，提供了足够的物力、财力以及粮食储备；人口绝对数字的增加，为战争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更多的兵员；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也成为各诸侯国间战争的重要争夺目标。这些势必促使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而适应战争需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吴起兵法》，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应运而生。